

# 瞧,那条山乡的秋路

井玉梅

灰黑色的沥青路面,每一粒石子仿佛都透着新鲜,在皖北不算巍峨的小山中蜿蜒。刚漆过的白色交通标志在秋日的阳光下,簇新得耀眼,一直指向路人要前往的诗和远方。越野车行驶其上,一路丝滑。

不多久,就看到两条路的交叉点矗立了一座指示牌——“皖北川藏线”,无声地提醒路人,这里已是景区。近年来“小川藏线”层出不穷,这一条能否名副其实?记忆中这里本没有路,或者说,小时候山间的许多路,全然不是这番模样。它们是黄土的,雨天是糨糊般黏稠的泥淖,晴天则飞扬着呛人的尘土,往来的牛车与拖拉机在其上留下了斑驳的辙痕。路两旁的田埂与山野,杂草丛生,荒凉而寂寞,因为山地贫瘠,少有耕种,偶有乡人牵着牲口慢吞吞地走过,身影里也带着一抹与世隔绝的朴实。故乡,原生态中透着未开化的乡野气息,还有泥土的味道。

车窗外的小山,如同奔腾的兽脊,飞速向后退去。山是些不太高的丘陵,失了夏日逼人的苍翠,却换上了一副更为沉静驳杂的色调。松柏是深青的,些许顽强的绿意,沉甸甸地压在坡上;间或有一片片的红枫或栎树,甚至还看到了柿子树、石榴树和梨树,叶子、花朵或者果实已被秋霜点染,有的黄绿,有的绯红,有的明黄,还有的是介于橙与褐之间的、暖融融的颜色,像是不小心打翻了画师的调色盘,却又错落得恰到好处。这斑斓的秋色,不再是无人问津的野景,而是被这条崭新的路殷勤地牵引着,奉到游人的眼前。

行不多远,便望见了一片园子。路旁的木制指示牌上,写着“明清石榴园”几个字。那些石榴树,确乎是见了年岁的,树干粗虬虬结,姿态古拙,像一个沉默的老人,在这里站了几百年。据说,这里现存500多棵古石榴

树,平均树龄150年,两三百树龄的石榴树比比皆是。时节已过,苏轼词中“榴花开欲燃”的满树热闹是看不见了,但那枝叶间,却累累地垂挂着无数红晕晕的果实,像一盏盏小小的、喜庆的灯笼,在疏朗的枝丫间藏着、掖着,透着一种丰腴而满足的美。

出了园子不远,就来到了中国石榴博物馆。眼见着一茬茬游客前来造访,这里早已不是旧时的冷清模样。

正规的摊位卖着新摘的石榴,掰开了,露出里面晶莹如红宝石般的籽粒,阳光下,那红色润泽得仿佛要滴下蜜来。更有那鲜榨的石榴汁,紫红色的液体在透明的塑料杯里漾着。我买了一杯,细细品味,那清甜里带着一丝极微的涩,恰如这眼前的景象,甜是主调,而那一点涩,大约是往昔岁月留下的、尚未完全褪去的影子了。

日头偏西,山里的凉意渐渐漫了上来。腹中有些空,便寻了龙脊山下路边的农家院子,招牌上大字写着“地锅鸡”。院子是朴实的农家风格,越过堂屋,就是几个包厢,进了其中一间,映入眼帘的就是嵌在灶上的一口巨大铁锅。穿着朴素的农家妇人,帮我们点燃了灶台下的柴火,关上铁灶膛炉门,只听得里面噼啪作响。不一会儿,她手脚麻利地将剁好的鸡块与葱、姜、

辣椒、土豆、胡萝卜、蘑菇、豆腐等一同倒入锅中,翻炒片刻,注入山井水,随即在锅边贴上暄软的杂粮饼子,盖上厚重的木锅盖。不多时,蒸汽氤氲而起,经过炖煮后的肉香,混着浓烈的辛辣味儿,从锅盖的缝隙里四散,弥漫在整个小屋里,是一种敦厚和朴实的家常烟火气,闻着便让人心安。

我们一群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异乡人,任热腾腾的蒸汽扑在脸上,暖暖的,湿湿的。掀开锅盖,夹上一块童子鸡细细品尝,肉质紧实,细滑易消化,不油腻也不塞牙,再把浸透了肉香的土豆和胡萝卜送到嘴里,入口绵软,别有风味。饼子也混合了各种荤素之味,筋道耐嚼,果然,还是地道的皖北风味,咸辣满口。这地锅鸡,并不稀罕,年节下,乡土人家杀了鸡,炖上一锅,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蹲坐而食。何曾想过,有朝一日,这锅农家饼子的滋味,会成为招揽远方客人的招牌?这灶里的烟火,会成为一乡经济的美好风景呢?

暮色四合时,我踏上了归途。车行路上,车轮与地面的摩擦依然是刚来时匀净的、低沉的沙沙声,这连续、平稳的白噪音让我在归去的途中异常放松,两旁的景致已沉入苍茫的暝色里,只有这条崭新的“小川藏线”,在车灯的照射下,成了一条清晰而坚定的引导线,穿行于故乡的腹地。

我忽然想,这条平坦之途,它抹去的,不仅是往日的泥泞与不平,似乎还有一种固守的闭塞与沉静;它迎来的,也不仅是外来的车辆与游人,更是一种崭新的、充满活力的生活可能。

出门散步,看路边歇息

的人们,手里拿着的多是手机。偶尔看到拿着一本书的,我常常止不住好奇:是什么书呢?

性格原因,我不好意思主动询问。有位阿姨,我遇到好几次了,每次都拿着同一本白色封面的书,书名看不清,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。今天我路过她时,她仰面躺在拉绳圈成的躺椅里,书高高举起——原来是《天龙八部》!我稍有些失望,但又觉得自己可

## “安眠药”

沈明月

笑,在这个时代,金庸的书也可算作武侠小说的经典了,我的同事还专门开设了“金庸小说选读”的选修课呢。

等我回头时,阿姨已酣然入睡,《天龙八部》里的那些刀光剑影,不知是会搅扰了她的清梦,还是圆了她的侠女梦?还有一种可能,所有的文字,对阿姨来说,都是最好的“安眠药”。拥有这样的可以长期、随时服用,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的“安眠药”,可真让人羡慕啊!

会酝酿出纵横阡陌、牵系万千的思绪:歧路旅人怀念故乡,海外游子想念高堂,兄弟对坐把酒问青天,夫妻隔月遥寄锦书来,诗人们隔空与李白对空举杯……望月舒展的那份团圆意,从来不止在天上,更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我们在生命的磁场里匀速前行,更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的古稀之年恰好与大自然的秋季重叠——二者同是硕果累累的收获时节。九月把秋食的美味、秋凉的养生、秋天的美景、秋梦的憧憬,全都交付给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的从容心境。此间发生的许多故事,都有着无以言表的生动。敢说此生无憾吗?即便有憾,也早已瑕不掩瑜。九月的阳光给万物镀上一层温润的鎏金光泽,我们只需用一颗永不倦怠的心,去感受九月无限丰满的秋光。

这便是我们“打卡”九月的满心欣喜,也正是九月值得我们落笔特写的原因。

我们仿佛听到匣中剑的龙吟虎啸,墙上琴的如泣如诉,便生出了手掬书香醉一回的心境。十二年的故事回味无穷……岁月的记忆洒满来时的路,让我们像第一次上课那样,异口同声地喊出一句“老师好!”

节气秋分也在九月,恰合宋人李朴那句诗境:“平分秋色一轮满,长伴

## “打卡”九月

姜桂荣

云衢千里明。”这是一年里最公平的节气:当日太阳直射赤道,全球昼夜时长不偏不倚,各占12小时,寒暑气候的划分也至此达到均衡。古人称它为“宵中”,视作阴阳交接的特殊时日。秋分本就是我国传统农作物的成熟收获节点,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设立为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

九月的中秋皓月当空、银辉普照,

## 星期文库

“苏海”之中探诗画之七

## 写形与写意的选择(下)

刘悦蕾

吴道子的画流于形、流于像,写形的技法再高超,也是被束缚在形式的框架里,摆脱不掉肤浅的格调,缺乏内涵与境界。苏轼后来对写形与写意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进行过多次比较论述,如“论画与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如此形象的比喻,将写意的文人画定格于重形的画工画之上。

受率性洒脱、不拘一格的性情影响,恣意舒展、忠于自我的表达方式,远比刻板僵化的形式更能牵动苏轼的神经。诗人天性中的浪漫情怀,让苏轼为王维开创的文人画投出了最忠诚的一票。王维曾自言“宿世谬词客,前身应画师”,苏轼随即附和“摩诘本词客,亦自名画师”,他更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同款宿命感:“丹青已自前世,竹石时窥一斑”,自己笔下擅长的枯木竹石,恐怕也不是此生才习得的技艺。

早在《王维吴道子画》中,苏轼就下意识地把王维的诗与画统一在一起:“摩诘本诗老,佩芷袭芳荪。今观此壁画,亦若其诗清且敦。……摩诘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翻谢樊笼。”这是他提出“诗画本一律”这条代表文人画最核心特征艺术观点的序言。而当他又见到王维的《蓝田烟雨图》时,更写出了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”这种文人画中诗与画二者缺一不可的关系,画因诗而生意,诗因画而有像,诗画相生,诗画互映。文人手中的笔,不再仅用来书写诗文,也可以描绘想象中的大千世界了。

以王维为始端的文人画,在苏轼这里得到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有力推动。当他接过欧阳修手中“文坛宗主”的接力棒后,身边聚集了大量好友兼拥趸,如米芾、黄庭坚、李公麟、王诜等,这些人成为北宋时期文人画发展的中坚力量。从黄庭坚在《题洪驹父家江千秋老图》中的“此轴不必问画手之工拙,开之廓然见渔父家风,使人已在尘埃之外矣”,便可知他已抛开画工的形似标准,深得象外之意的要诀。驸马王诜的绘画以山水见长,苏轼评价其山水画意境卓然:“王晋卿画山水寒林,冠绝一时,非画工能仿佛”,更是赞许其“风流文采磨不尽,水墨自与诗争妍”。苏轼将文人画的水墨意趣提升到诗格的高度,文人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地位随之水涨船高。

苏轼鲜明强调画工画与文人画的差别,这种本质上写形与写意的差别,是核心价值观的不同,也是人生追求的不同。绘画不再只是工匠的产品,也是文人写心的手段,更成为士人阶层的文化语码和身份符号。